

东行三录

清·马建忠

壬午夏五月下澣，德朝款成，建忠归自三韩。六月既望，以北洋大臣张振帅命赴南中谒合肥傅相言事，十九日行次沪渎，奉电谕截留。盖以是月初九日，朝鲜乱党，围攻日本使馆并及王宫，日人有死者。蛉岛君臣议将大集兵舰，莅朝查办，我驻日大臣黎莼斋星使电告振帅，请派员酌带兵轮至汉江观变。振帅以应否派忠前往，商诸总署，故先行截留。

二十一日，奉电谕，谓总署信至，饬即回津，其明日复叠奉电谕，令毋庸回津，即至烟台会同丁禹廷军门率舟师东渡，遂于是晚登海宴船，质明起碇。

二十五日晨三点钟，驶抵之罘，晤禹廷交到函札各件，议定翌午两点钟开行，当作稟交海宴寄呈振帅。晚晤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于其署，托以后路，是日各舶购办粮饷，装载煤炭，通宵未止。

二十六日十二点钟，佑民来答，三点钟偕丁军门乘威远先行，次超勇，次扬威，衔尾而东。

二十七日午后，入仁川口，初与丁军门约进口后，中道至立岐岛停泊，以覘动静，比入口内，则渔舟

来往如常，遂径至□□□，夜一点钟，下碇。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，已先在矣，我舟至，以舳板来问，遣答如礼。时朝鲜校理官鱼允中在超勇快船，立刻招来我舟，嘱随从朝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，详探一切，二点钟，人还，未得要领，因令另遣心腹明日至王京续探。

二十八日晨六点钟，允中自超勇寓书，道国乱甚亟，八点钟，新任仁川府任荣镐遣派军校与花岛别将先后来舟，皆白衣冠，询“为何人持服？”以“王妃薨”对，阅“何以薨？”以“为乱党所惊”对，与之坐，各笔谈数则而去。十点钟日本参赞近藤真锄偕管领相浦纪道来谒，为其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以病弗克并坐，至次，言及初九日遇变时事，与所闻近日情形，有可与允中书辞印证者，胥默识之，有顷辞去，登舰升十五炮礼丁军门，我舟答炮如数，亦升十一炮以礼其海军少将，海军少将者，三等水师提督也。午刻，复召允中来，笔谈甚长，于此事粗得梗概（允中笔谈，曰：“国王由支派入承正统，其私父曰大院君，性贪财色，国王入承之时，揽国权专恣，夺人货，嗜杀人，又与日本无端

拒绝，几构兵衅。其时国王仅拥虚位，趋附大院君者，实繁有徒。及国王年长，总揽朝纲，一二臣亦协赞之夺其权，革一切弊政，与日本寻旧好，欲聊各国以维系国脉，彼大院君憾于失权，隐养无赖，期寻祸乱者久矣，或密藏火药于王宫，而放火者数次，又以暴发药焚杀苾臣。国王以事涉伦常，不欲处之于法，只剪其党与，诱之威之者，屡矣。于去年秋，果啸聚党与，刻日举事，有来告者，幸得收捕乱党，而亦不穷治。彼大院君恃其处于不死之地，期欲举事，而其诱惑众心者，曰斥邪也、绝外交也？无知小民群附之。去年逆谋之举，欲分三号，一号直击王宫也，一号杀一切异趣之朝臣也，一号杀日人也。今日之事，即去年之余智，大院君若在，则人谁敢举论外交。闻今者乱党，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，继入王宫，国王及妃嫔皆奔避，而彼大院君，乃劫杀王妃，逼返太王妃，国王则虽不见废，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。朝臣涉外交者，搜杀无遗，人民皆奔避山谷，国中一变。今日若不亟亟调处，日人必大发报复，生民涂炭，宗神将覆，彼大院君又必

广招炮兵，决计扼守，而国内生灵不保，政何以存？乱何以熄乎？”），遂议诘旦丁军门乘威远回津谒振帅，面陈机宜，因将所探各节，且禀振帅，其略云：“前于二十五日由烟台肃上一禀，呈报起程日期，谅尘钧鉴，旋于次日午后三点钟，展轮东渡，二十七日晚，驶抵汉江口月尾岛下碇，见日本兵舶一艘，已先于口内停泊。时鱼允中在超勇快船，即传请来舟，令派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，探访作乱确实情形，寻据回报各节，似事势尚未十分吃紧。嗣于次早复接允中来信，云‘更探本邦情形，则国势一翻，有堪痛哭者，创乱另有其人，朝臣之涉于外交者，殆无孑遗，至仁川府使亦仰乐而死，其他可知’等语。旋新任仁川府使遣派军校及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笔谈，该别将等皆服缟素，问答之际，虽未敢直斥倡乱之人，与其王妃及各大臣被害之实，而其吞吐之言，已有与允中函辞吻合者。因复传请允中来舟笔谈，则据称顷复著人探访，略得大概，初九日之事，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昱应率号倡乱，直入王京，劫杀王妃，逼归太王妃。国王虽未见废，已幽囚不

与外朝相接，搜杀大小文武之异趣而涉外交者殆尽，人民率奔走山谷以避等因。而日本参赞近藤真锄来谒，亦谓‘李昰应因兵作乱，往见王妃进酖以弑，现在大权独揽，极为猖獗’云云。伏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，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致津海关道周馥书函及笔谈等件，内称昰应聊结匪党，图危宗社，逆跃久著。兹复据允中及该别将等与近藤真锄之言，则初九日之变，其为昰应借清君侧之名，翦除国王羽翼，徐以窥伺藩位无疑。夫朝鲜国王李熙者，固中国大皇帝册封以为该国主者也。昰应乃敢恃私亲之贵，杀其王妃而幽囚之，其肆无忌惮之心，已可概见，所不敢遽废国王者，度以人心未定，兵力未集，故少事迟回耳。设中国稍从观望，不为急图戡定，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。为今之计，莫如仰恳宪台，权衡独断，一面出奏，一面檄调陆军六营，即趁威远、湄云、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，载以东来，乘迅雷之势，直取王京，掩执逆首，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，防御未周，摧枯拉朽，当可逆计。昨闻丁提督传知钧论，谓如须用兵，必先得其国王玺书，或臣

民公状乃可，顾其国王方在幽囚之中，欲以宪台咨文送呈，令修玺书见复，则内外隔绝，出入难通。欲另作一书致赵宁夏、金宏集等，令纠左袒臣民，具一乞援公状，则宁夏等既存亡莫卜。而现在昞应大权独揽，沿途关隘及城门内外，谅无不遍布私人，脱事机走泄，不特速诸臣之死，而使该逆党等得以知风豫防，则将来办理必且益难得手。故不揣冒昧，亟请济师，惟仁川南阳等口，距王京虽仅百里，而遍地皆山，乱党易于伏匿，进兵之际，必步步为营，节节递进，使后顾不至贻忧，斯前驱乃能深入。故兵数至少，须以六营为率，如六营不可卒调，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，择其可疾发者，先派枪炮队各一营。飭令即速前来，先占海岸，庶随后各营来集，乃可有路进取。此外仍请函商总署，电调南洋兵船二艘，装运粮饷，兼壮声威，其各营所用子药，亦请飭军机所分别拨运，以资接济。所以为是亟亟者，一则恐乱党日久蔓延，骤难扑灭，一则以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，不日，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。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，彼必以重兵先赴汉城，自行查

办，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，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，将益逞强邻之*火滔，中国相援弗及，或顿寒属国之心，藩服将由此愈衰，国威亦因之小损，事机之失，有深可惜者！建忠本拟趁舶来津，亲承训诲，以花房义质等即日将至，拟留此相机因应，冀诱之延宕，以待我师，且可续探国内详细情形。兹丁提督乘威远西渡稟商壹是，不尽之言，统当由其面陈，所有朝鲜国事危蹙，亟应济师定乱情形。谨缕悉稟陈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，至各营东来后，建忠应仍留军中襄助，抑当即行回津，统候钧示祇遵。再缮稟未竟，日本兵舶二只又至，上载军士多名，计丁提督回津，往返至速，必须六日，此间仅快船两艘，声势甚单，恐花房来时，意存轻挟，乞饬各营，即速东渡。总之今日之事，早一日则多收一日之功，迟一日则重受一日之弊，建忠为顾卸藩封，保全国体起见，故不觉言之过迫也。”“再稟者，晚六点钟，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来舟笔谈，询称十年山野之人，为国太公起用者。乃知该府使为李昱应党，因谕令派人星夜至王京，密告执政，令速派大员

来此会议。夫今之执政即显应也，如肯派人必其心腹，刻下王京消息不通，得其心腹前来，亦可微觇动静，而复藉调停日本之说，<*口啣以甘言，示以嘉惠，冀可令其弗疑，则随后办理，或亦较易得手也。”云云。余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且至，独留汉江以待。又以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至，询知乃初九日以后为国太公所起用者，令飞报执政，速派心腹大员来浦议事。而日本兵舰名日进者，复率一商舶载兵七百余名驶至。当晚缮禀，托丁军门回呈，夜移至扬威宿。

二十九日晨四点钟，威远鼓轮至。十一点钟，日舶名日进者，驰至港口停泊。十二点钟，鱼允中来，方与坐舵楼少叙，复见日本商舶驶入，主桅悬国旗，知花房至矣。无何，遣其通词来起居，余谓：“此次贵公使颇受虚惊，少选当登舶问询。”因饬军士声十三炮礼之。五点二刻，往晤花房于其舟，坐谈良久。

三十日晨四点钟，超勇、扬威二管驾各乘小轮至南阳测水，赵宁夏、金宏集花岛以书来，谓凌晨驰至候命，余遂饬舳板赴浦岸迓之。八点钟，永宗僉使宋启宪来

谒，笔谈旋去。花房来答拜，坐谈移晷。花房去，而允中复来，偕朝鲜官二人：一为校理金玉均、一为史馆记注徐光范，顷在日本闻国乱偕花房归视者，与谈良久。二点钟，赵金二使至，缟管瘁容，面有忧色，屏左右笔谈甚长。（笔谈，赵宁夏主笔，赵曰：“敝邦经用甚绌，年来军饷不敷，且频与外国来往。故乱卒莠民，缘以为弊，激而成乱。初九日，乱军先杀宰相，几家毁破，翌日，仍向王宫咆哮，以至苍黄罔措之中，大院君闻变而赴抚戢解散。数日之间，上自公卿，下至象胥，毁破其家，至于致命甚多。初九日夕，方乱军之作也，莠民谓可乘之作乱，欲杀尽日人云，故国家先为秘通于花房，以为准备避祸之计，以是公使及随员率兵队得以免祸，惟路上闲游几人遇害。乱军闻花房逃去，追到仁川，又杀几人。我国家当场自救不暇，先机指示日人，以开生路，日人似无憾我国之理。日前伴接官尹成镇见近藤真锄，亦言颠末，而渠亦稍有所知矣。”）濒行，请往晤花房，余别作洋文一缄道意，交二使面致。五点钟，复有日本商舶载兵入口，而前驻之罟

美国兵舰名磨那哥者亦尾至，其船主命副管驾来告，谓于明晨修谒旋徙倚舵楼，见花房已登陆矣。计二日间，日兵起岸者，已七八百名，其营于济脸浦者约二百余人，进营仁川者约五百余人。夜九点二刻，扬威小轮船归，邓副管驾谓：“南阳水口尚便，明日当复往细测云。”

七月初一日晨，登舵楼，见日舶小轮船曳带舳板，载兵登岸，络属不绝。九点钟，朝鲜行承政院左承旨尹用求以国王名帖起居。并附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一刺，旁缀绳头细字数行云：“贱齿六十三，家住云监胡同，子载冕年三十六，曾为翰林编修，现任宗人府一品户曹判书元戎，孙三幼稚。”等语。余以名柬分别答之，用求大公主子，与国王为中表兄弟，因与笔谈数则。旋得金宏集书谓：“昨晚十点钟，偕赵宁夏晤花房于仁川，归后，宁夏则星夜驰赴汉城矣。”十一点二刻，美船舶主高登来谒，询知其外部闻日高有事，电派以兵舶东来观变，兼劝日兵毋躁进，因以其外部电谕见示，且谓：“顷晤仁礼景范，叩以此事颠末，辄枝梧不答，请见花房

，则答以俟返舶时，即行知会，亦茫无定期，令人闷闷。”爰就余访初九日之事，余即举所闻各节告之，言至王妃惨死，戚然不平，曰：“果尔，则益当亟晤花房，阻其躁进，否则，国王恐复不保。”余因教以本外部电谕之意，剴切作书，由仁礼速致仁川，订相见期，则花房或可来也。高登辞谢去，归舶，声十五炮礼余，余命答炮如教。一点二刻，允中来，略谈寻去。其通词金姓者归自王京，道汉城民情惶惧，群走山谷，遶市为空。过仁川见日兵四出执豕攘鸡，闾阎惊扰，而来苏之望，咸翘首王师焉。五点钟答拜高登于其舟，复以禀报该国水师提督书函相示，其间颇不满于仁礼景范，归时，复声十五炮送余。至舟，接花房华洋文函各一，一谓“本国来信，称元山于六月十七日，有朝鲜乱党，拆毁观察使衙门，日本租地戒严，幸未殃及。”一以余昨晚函嘱缓赴王京，以待宁夏之返，报书如约。八点一刻，复有日本巨舰名比睿者驶至，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，已六艘矣，声势矣张，往来舳板梭织，港内喧哗达旦，余惟兀坐舵楼，静守而已。

初二日晨，邓副管驾来告：“昨自南阳复探归，其地水深岸近，利泊兵舰。”因念日兵登陆后，虚实动静，都所未悉，爰以一缄抵花房，令差弁假赉书名，沿途侦探。八点钟，永宗签使递到兴宣君李昱应书，称：“汉城人心未定，弗克跬步离。”以余方削牍招之也。书辞卑巽，深相结纳。十二点钟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来拜，中西语言均不解，少坐即去，声十一炮礼之。亭午，热甚，扬威快船以铁叶制成，舱位逼仄，已极蒸郁，加以机舱留火，如坐甑中，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。四点钟，侦探人还，备述所见。花房答书，有明发汉城之语。九点钟，赵金二使来自仁川，谓花房入京意决，挽留弗果，袖出兴宣君续致一书，丐余速赴汉城，借资镇摄，兼图把晤。因与二使笔谈良久，其间稍涉嫌疑者，二使悉随手抹去。别时嘱饬南阳府使集薪以侍，盖我军不日且至，貔貅万灶，不欲纵令采樵也。

初三日九点钟，允中来舟笔谈，允中曰：“本邦近因财政窘竭，掌赋之臣筹划不善，军饷屡朔未给。月初颁饷之时，仓吏以陈腐散给，且不准斛量，因与仓吏

口角，格杀仓吏数人，仓堂执军人致之法。军人以无罪横拿，诉之而不听放释，彼军因四处奔诉，及到某人之处，彼乃投以一通文字，乃入阙作梗杀闵哥，乃杀倭人与外交之意也。彼军人及无赖，乃敢行此，彼若无指授，何敢有此变乎！王妃有内助之端，故彼人入阙，以乱军胁之迫以饮药。允中在日船一昼夜，知必生梗乃已。彼人拗戾，不离国王之侧，人不敢以外务说及，惟引用同党，睚眦必报，死人日积。于日人议和议战，终无定见，惟激乱军，使之寻事，彼人不去，国必亡乃已，痛哭！痛哭！”建忠按允中所云，彼人某人，谓大院君也。十一点钟，小轮船自浦岸迎赵金二使至，先款以饭，饭后笔谈累幅，均被拉毁，而乱党之迹益明。一点钟，日船名清辉者又至，于是日船之在汉江者，且七艘矣。三点钟，偕二使赴美船，高登敬礼有加。九点钟，前驻津门日本理事官竹添进一郎，以花房命来舟晤谈，漏三下，乃去，竹添曰：“今次事件，其初事情不明，敝国人心动摇。幸我庙堂察朝鲜开国未久，外交之事不能习熟，犹我国二十年前情况，不

敢以兵革争曲直，原之公法，欲妥慎结局。但闻暴徒之余焰尚炽，故以兵员充护卫，乘坐军舰而来，弟亦承命来观动静，以仁川情状察之，朝鲜政府亦似少悔暴举者，故弟以明后日回国，欲陈事情，以安我政府之忧，敢问何如？”忠曰：“初九日之乱，甚为猖獗，以致酖死王妃，荼戮重臣，诛杀诸臣之有外交者。今日乱势虽平，而死灰未熄，办理此事，甚为棘手。缘执政之人，非出自国王之命，欲与执政办理，则执政之名不正，欲与国王商议，则国王不能自主。不识化房星使此去汉城，先从何处下手？至于乱党滋事，攻击使馆，决非出自该国朝议，想亦不辩自明。”竹添曰：“彼政府果以王命为名，议及此事。则自我观之，犹是名正也。若夫国情，则政党之争，而非开锁之争，故苟得速结局，徐徐察事曲直，亦似无不可。”忠曰：“所论极是，贵国与朝鲜为与国，自不得议其内政，但办理此事，似宜惩办乱首之攻击使馆者，并宜设法为善后之计。若乱党不除，善后终无善法，在花房星使与朝鲜政府，自宜以速结为妙。而弟为大局起见，故汲汲焉以朝鲜朝

政为虑耳！”竹添曰：“敝国之意，专在重交谊非乘人之乱，以谋掠夺者，故所求于朝鲜者，不过惩办乱首，并设法以为善后之计。弟所切望者，只有速结局耳。若迁延时日，朝鲜乱民再有暴动，则我国不得已以兵革责其罪，果然，则与国之交绝，而亚细亚全局更岌岌矣。至求偿损害，及兵备之费，则万国所同，不得不遵之，但敝国之出此，非敢贪财也，故欲从实算之，决不以过当处之也。至善后之策，则想当不出于公使领事，及其眷属得游内地各处，以亲其人民等项也。朝鲜之所以深恶外人者，其原不过少见外人，故多怪疑耳。彼以疑我，故我商民亦激之，交怨交凝，果然，则欧洲诸国来通之日亦如此，万一不幸，朝鲜暴徒有攻击欧人之事，则朝鲜之忧更大，故今日为彼之谋，似狎见外人，尤为先著。”忠曰：“朝鲜贫瘠实甚，国帑空虚，民生匮乏，将来此事结局，优恤银两，亦情理之常，然索之过多，恐朝鲜亦不堪命。至于兵备之费，弟则难赞一辞，缘朝鲜赋出无多，即使贵国实算以求，不知朝鲜何日偿了。至内地游历。使朝民狎见外人，此论甚确，但

甫乱之后，似不可行之太骤，不识尊意云何？”竹添曰：“我国内人心甚嚣，故借此名以慰其心耳。朝鲜之贫窶，敝国知之熟矣，决无不堪之事。若使敝国果有贪利之意，则责彼凌辱我国人之罪，以求过当之价，或求割取岛屿，亦非难事，然而我政府之无此心，弟以百口保之，抑朝鲜之于我，常挟猜疑之心，以为今之日本，犹是昔日之日本，而必有夺我土地之心，又有取我财宝之心，故今日之事，我政府务以公平处之。”忠曰：“既如来教，则专以优给恤银为名足矣。犹忆我国于云南之役，英人亦曾调集兵舰，但结局之时，惟以恤银为名耳。且按之公法，各国交争，亦有不给兵费者，黑海之战，俄之求成也，英法未曾索给兵备之费；意大利屡战屡屈，亦未尝稍给兵费，其战而屈，犹且不给兵备之费，而况贵国以优待与国为心，所调兵舰，专为保护与国起见，若藉此有所需素，弟恐以仁始者，他国未必不笑其以利终也。”竹添曰：“请试略言敝国人心动摇之故也，朝鲜人之来敝国者，敝国待之极优。客年朝鲜人殴杀我国民三名，今年又围击京城公使馆，至
